

抵挡太平洋的堤坝

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Marguerite Duras

谭立德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抵挡太平洋的堤坝/(法)杜拉斯(Duras,M.)著;
谭立德译,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9.3
(玛格丽特·杜拉斯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5327-4612-5

I.抵... II.①杜...②谭...
III.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6747 号

MARGUERITE DURAS
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50 年法文版译出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50
All rights reserved.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6-162 号

抵挡太平洋的堤坝
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

MARGUERITE DURAS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谭立德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周 冉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4 字数 146,000
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612-5/I · 2609
定价: 3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71-85155604



目 录

第一 部

3

第二 部

161

给罗贝尔

第一部

他们仨都觉得买下这匹马可是个好主意。即便这笔钱大概只够支付约瑟夫的烟钱。首先，这是个主意，这证明他们还能够有些主意。其次，他们感觉不那么孤单了，通过这匹马，他们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了，他们仍然能够从这个世界汲取某种东西，即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東西，即使这微不足道，他们仍旧有能力取得某种从未属于他们的东西，他们能够把它径直带往他们那一小片浸透盐分的平原，直到内心充满愁闷和辛酸的他们仨。这就是运输：甚至从不毛之地的沙漠，还是可以挖出点什么东西，然后运往生活在别处的人们，运往上流社会的人们那儿。

这持续了八天。这匹马太老了，作为一匹马，它比母亲老多了，简直是百岁老翁。它尽量一丝不苟地干着人们要求它干的活儿，但这活儿显然早已超出它的体力，后来，它死了。

他们为此而感到厌烦，在这一小片平原上，没有了马匹，他们就重新又回到孤独和永远的贫乏之中，对此，他们是如此厌烦，以至当天晚上就决定，第二天，他们三人都去朗镇，去看看别人，得到些许安慰。

正是第二天在朗镇，他们将碰上改变他们一家生活的机遇。

因此，既然一个主意使人有所作为，那么，它总是一个好主意，即便一切都被搞得颠三倒四，譬如说，买一些濒临死亡的马。因此，这一类主意总是好主意，即便一切都惨重地失败了；因为，那样至少人们最终变得无法忍耐，如果一开始人们就认为那些主意是坏主意，那么，人们永远不会变成那样。

于是，那天傍晚，最后一次，约下午五点的时候，约瑟夫那马车刺耳的声音远远地从朗镇方向的道路上传来。

母亲点点头。

“还早，所以不会有很多人。”

不一会儿就听见鞭子抽打的劈啪声和约瑟夫的叫喊声，马车出现在道路上。约瑟夫在前面，后座上则坐着两个马来女人。那匹马走得非常慢，与其说它在走，倒不如说它在用蹄子刮擦路面。约瑟夫鞭打着它，不过，他本该鞭打路面，因为路面都不会比它更无知觉。约瑟夫在与吊

脚楼并排的地方停下车。女人们下了车，继续朝康镇那儿步行而去。约瑟夫跳下车，用缰绳拉着马，离开大路，拐入通向吊脚楼的小路。母亲在阳台前的土台上等他。

“它根本不再挪步了。”

苏珊坐在吊脚楼下，背靠着一根木桩。她站起身来，走近土台，不过，并没有离开阴凉处。约瑟夫开始给马卸套。他很热，滴滴汗珠从他的盔形帽檐流到面颊上。他一卸完套就从马身旁闪开几步，开始认真地打量它。正是在上个星期，他才有这个搞运输业务来赚点钱的主意。他花了二百法郎购买了全套行头，马、车和鞍辔。但是这匹马比想象的要老得多。从第一天起，一卸完套，它就去站在吊脚楼对面的秧田坡面上，然后，耷拉着脑袋，好几个小时都呆在那儿。它时而乖乖地吃草，但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仿佛它实际上已经发过誓不再吃草，只不过偶尔忘记罢了。不知道除了衰老之外，它还可能有什么。前一天，约瑟夫给它拿来饭团和几块糖，设法给它开开胃口，但是，它嗅了嗅，便又转过身去，出神地凝视着长满青青禾苗的稻田。在它过去把木材从森林运往平原的生涯中，大概除了被开垦的荒地里枯黄的干草以外，没有吃过别的东西，以至于它对其他食物再也不感兴趣了。

约瑟夫朝它走去，抚摩着它的脖子。

“吃吧，”约瑟夫大声说，“吃吧。”

马依然不吃。约瑟夫早就开始说它可能得肺结核了。母亲则认为不是，跟自己一样，它活腻了，宁愿听凭自己死掉。然而，直到那一天之前，它不仅能够往返于邦代村和吊脚楼之间，而且，晚上，卸了套后，它就独自走向秧田，不管怎样，好歹它是独自走过去的。今天，可不，它就呆在那儿，在约瑟夫前面的土台上。它时不时轻轻地摇晃着身子。

“他妈的，”约瑟夫说，“它甚至不愿意上那儿去。”

母亲走了过来。她光着双脚，戴着一顶大草帽，草帽直扣到眉际。灰白的头发用内胎垫圈系住，编成细细的辫子，垂在背后晃荡。她身上那条按照本地样式裁剪的石榴红裙子，宽松、无袖，乳房处已磨损了，她双乳下垂，但仍然挺丰腴，在裙袍里无拘无束。

“我跟你说过别买这匹马。花二百法郎竟买了这么一匹半死不活的马和这么一辆不结实的车。”

“你要是再不闭嘴，我就一走了之。”

苏珊从吊脚楼下出来，走到马跟前。她也戴着一顶大草帽，几绺红褐色的头发从帽檐下露出来。跟约瑟夫和母亲一样，她也光着脚，身穿到膝盖下的黑裤和无袖的蓝上衣。

“你如果走的话，你就对喽。”苏珊说道。

“我可没问你的意见。”约瑟夫说道。

“可我，我得告诉你。”

母亲扑向女儿，想要掴她耳光。苏珊避开母亲，转过身躲进吊脚楼下的阴凉处。母亲开始长吁短叹。现在，这匹马似乎两条后腿都半瘫痪了。它根本不往前移。约瑟夫松开他本想用来牵马的笼头，从马屁股向前推。那匹马一点一点地往前挪，一直摇摇晃晃地挪到斜坡。一到那儿，它就停住，把鼻孔深埋入嫩绿的秧苗中。约瑟夫、母亲和苏珊朝它转过身，一动不动，满怀着希望。但是，不。它的鼻孔轻轻地拂过秧苗，一次，又一次，它稍稍抬起头，然后，弯下了长长的脖子，沉重的脑袋耷拉着，一动也不动，厚厚的嘴唇贴近苗尖。

约瑟夫颇为踌躇，原地转过身，点上烟，走回车旁。他把马具堆放在前座上，然后把车一直拉到吊脚楼下。

通常，他就把车停在楼梯旁，可是，那天晚上，他把车拉到深处，在那几根主桩之间。

随后，他好像在思考他还能做什么。他又一次转身看看那匹马，然后，朝库房走去。这时，他似乎发现他妹妹又回来靠着那根木桩坐了下来。

“你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天热。”苏珊说道。

“大家都热。”

他走进库房，拿出一袋电石，他把电石倒进一个白铁箱。然后，他把袋子放回库房里，回到箱子旁，开始用手把电石掰碎。他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是那些母鹿在发臭，应该把它们扔掉，我真不明白，你怎么能呆在这里。”

“那可没你的电石臭。”

约瑟夫站起身，手提电石箱，又要朝库房走去。随即，他改变了主意，走回车旁，猛地踢了一脚车轮。然后，他步伐坚定地登上吊脚楼的楼梯。

母亲又开始锄草了。这是她第三次在土台周边的斜坡上种植红色美人蕉。干旱经常使得这些美人蕉枯死，然而，她锲而不舍。在她前面，下士浇灌了坡面后，正在中耕。他的耳朵越来越聋，母亲不得不越来越大声地吼叫，给他下各种指令。靠近大路的桥前，下士的妻子和女儿正在涝洼地里钓鱼，她们俩蹲在泥泞里钓鱼已经有整整一个小时。他们吃鱼已有三年之久，总是同样的鱼，就是她们每天傍晚在桥前同一片水洼里钓上来的鱼。

吊脚楼下比较安静些。约瑟夫让库房的门敞开着，一股带有母鹿味儿的新鲜空气飘过来。一共有四头鹿，其中一头公鹿。前两天，约瑟夫打了公鹿和一头母鹿，另外两头母鹿是在三天前打的，这两头母鹿不再流血了。其他的几头鹿，血从敞开的下颌处还在一滴一滴地往外流。约瑟夫常常去打

猎，有时，两晚中就要去打一次猎。母亲斥责他，因为他浪费子弹去杀那些三天后就要扔到河里去的母鹿。但是，约瑟夫不甘心从森林归来时一无所获。于是，大家总是装做好像在吃鹿肉，老是把母鹿挂在吊脚楼下，等到鹿肉腐烂发臭，就扔到河里去。大家都讨厌吃鹿肉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们更乐意吃约瑟夫打来的黑肉涉禽，是在河口那儿，在海边沿着租借地的大片盐碱沼泽地里打来的。

苏珊等约瑟夫来找她一起去河里洗澡。她不愿意率先从吊脚楼下走出来。还是等他来为佳。她和约瑟夫在一起的时候，母亲就嚷嚷得少些。

约瑟夫下楼了。

“快来。我可不等了。”

苏珊跑上楼换游泳衣。她还没换好，瞧见她上楼的母亲就已经嚷嚷开了。母亲这么大声嚷嚷，倒不是为了让人更清楚地听见她希望别人明白的事情。她随意地对料想中的幕后人物叫喊，与眼下所发生的毫无关系。

苏珊从吊脚楼下来时，她发现对母亲的叫喊无动于衷的约瑟夫，又在关注那匹马。他竭尽全力按下马头，想让马鼻子埋进秧苗里。马听凭他摆布，但就是不碰秧苗。苏珊走近约瑟夫身旁。

“行啦，走吧。”

“我想，完了，”约瑟夫伤心地说，“它快死了。”

他挺不情愿地离开了那匹马，然后，他们一起朝木桥走去，到河流最深的地方。

孩子们一瞅见约瑟夫走向河边，便离开他们正在玩耍的大路，跟在他身后跳进水里。最先到达的那些孩子和他一样扎进水里，其他的就三五成群地滚入灰色的泡沫里。约瑟夫习惯于同孩子们一起玩耍。他让他们骑在自己的肩膀上，让他们翻筋斗，有时，让其中一个孩子抱住他的脖子，就这样带着喜出望外的孩子，顺着水流而下，一直游到桥那一端的村子附近。可是，今天，他不想玩儿。他在幽深狭窄的水区里游来游去，犹如鱼儿在鱼缸里一般。从河岸俯视着河水的马纹丝不动。阳光下，它站在布满石子的地面，一副闭目塞听的样子。

“我不知道它怎么了。”约瑟夫说，“但是，它快死了。这是肯定的。”

他重又钻入水中，后面跟着一群孩子。苏珊游泳没有约瑟夫游得好。她不时地离开水面，坐在河岸上，凝视着那条路，路的一侧通向朗镇，另一侧通向康镇，还有远得多的地方，通向城市，这座殖民地最大的城市，即首都，离这里有八百公里之遥。也许会有那么一天，一辆小汽车终于停在吊脚楼前。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从车上下来向约瑟夫或苏珊问路，或者要帮个什么忙。她并不很清楚人家可能向她打听什么情况，在这平原上，只有一条从朗镇途